書義斷法

一

作不可附麗於經部故著録於詩文評類而

此則從删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天下無不周徧其於宇宙内事亦皆性分内事特有此大德而莫能明欲明明德而有弗克故無以全其本性之明而充其功用之廣也有帝堯者能明明德於天下親九族而九族睦章百姓而百姓明和萬邦而民於變時雍盖本立而效自廣體全而用益周其明德新民之極功如此而惟史臣能推之　克明俊德四字要分曉下六句只是明德新民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其於人才之進用人情之隱微固已無不周徧矣然非謀之重臣則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孰從而知之故必詢于四岳而後賢路愈廣視聽愈公謹之於謀慮之初而充之於四方之遠豈有舉措之不當而幽微之不燭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牧民之責重矣故十二州牧亦皆有知人安民之責

神明矣宗伯之職帝王所重故舜於此官特爲訓戒之辭非若上文之予工朕虞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神人之和由於樂聲之和樂聲之和本於斯人心聲之和所謂樂由內心以生者也人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既

稽衆從人聖人之無我也無告困窮聖人之成能也人之一心才有毫髪之私必不能稽衆從人必不能愛民好士雖大舜之樂取人以為善而猶若慊然不足如此者所以不敢自以為能而言惟堯能之雖大舜之謙辭而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堯與天同德故為天所命蓋堯之德廣大而包乎天

其民至其所謂養民者又不特養其身而且有以養其心也聖人之於民政教具舉而治定功成不至其極不止此其心術念慮何可一日忘天下而伯益儆戒之言又何可不深慮而勉圖之哉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隆古盛時於府事順治之餘思為久遠無窮之計雖其戒喻程督之意不可少廢而其所以感動人心使之歡忻鼓舞趨事赴功而不自足又非徒刑責之嚴

根於義理而言也人心難公道心易昧故必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然後動靜云為信能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差矣然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又妨政害治之大者故言勿聽勿庸以示禁止之意盖存心出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二者竝行而不悖而内外之所以相資治道之所以無弊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述皐陶陳謨之要亦惟幸一時明良之逢禹聖人也
史臣稽古大禹獨以二語稱美乃及克艱之謨於皐
陶則不敢同此例直述其廸德之謨而已矣然皐陶
之心即禹之心皐陶之謨不異於禹之謨勉其君以
允廸厥德君盡君道也自述其謨明弼諧臣盡臣道
也即其所謂君臣之克艱也此其責難之恭豈有異
於禹哉皐陶賡歌首言元首之明繼以股肱之良亦
無非相責難之意當以二章並觀之勿謂書體之不

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九者皆盛德之事非以彼齊此之謂也故皆以而之一字為轉語之辭以此見其成德之皆全而能不偏者也復以吉哉一語為贊美之辭以此見其成德之益彰而能有常者也以此見成德之人為天下國家用其為天下國家福豈有量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歟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百僚百工一也但僚有僚友之情相觀而善工有職任之守各奏其功其相共師法乃盛時之氣象故順天以時能建盛時之功業也記曰播五行於四時當時百官及時以趍事而不違天以生事是以治功有成治體不擾蓋皆得於平日師友講貫切磋之益故其所成就如此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二無字皆禁止之辭聖人恭己南面為官擇人豈有逸欲曠官之事而皐陶每拳拳於此盖憂治危明之意也正己所以律人一毫私欲之萌則一日萬幾之積必有不謹於微者矣用人所以代天任職虛曠其位必有不勝其任者矣故審事幾者莫先於正己代天工者必謹於擇人而二者之失必嚴為禁止之辭

之言敬天乃在人君方寸中此臯陶安民之謨可以究極其理而終歸於一心也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則所謂衷也即謂典禮也五典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叙五禮有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君臣上下斯須不誠不敬則典禮皆失其序必不能正之

欽定四庫全書

書義斷法卷三

元 陳悅道 撰

商書

仲虺之誥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之錫聖人其有猷有為者非常之資聖人之奉天

暨鳥獸魚鼈咸若

方懋者方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之意此日新之盛德也人主一身為天地人萬物之理有日新之盛德故有位育之極功貫三極而澤及萬物盛德至善其殷監之不遠者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嗣厥德者必先謹其所始立順德者必善推其所為

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人主一心一身至善之所止而萬邦所視以為儀表也非此心謹思無以得其理非此身篤行無以成其事一有不至皆非所以為善之至而為良之元者則天下又何賴焉太甲下篇乃太甲遷善之一初故伊尹深期以遠大之規模四方之標準勉之以知行之並進庶幾可以集萬善而立人極焉耳

咸有一德

命之維新蓋家法之傳遠矣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百官可兼用才德而大臣必擇其全人蓋身為大臣兼有致君澤民之責為臣之所以不易也不難於任用慎於聽察則小人乘間而入不可否相濟終始惟一則君子不安其位此為君之所以為難也臣盡臣道則可以稱選任之意君盡君道則可定正名之分

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
言惟作命
先知明哲以性分之明言之也君令臣行以勢分之
嚴而言之也性分之明既已得之於天而可為法於
天下矣則其勢分之嚴所以臨萬邦統百官君庸得
已於言乎高宗嗣位之初恭默不言羣臣咸諫于王
不特推其君臨之勢而深美其明哲之性蓋有德必
有言而羣臣將順其美之辭當如是也

紀其事高宗之所命傳說則後世尤不可不究其心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此承上章納誨輔德之意而爲是言也高宗於進德之方如金之在鑛如水之望洋如歲之大旱此心未能自盡所望灌漑厭飫之也傳說輔德之忠如金之作礪如川之作楫如大旱之作霖雨此心不可不盡

說命中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天者理而已明王之奉若天道順此理而已后王建邦君公設都於其下又承以大夫師長其於君臣上下之分截然不可易也此天道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哉其於治國平天下之責凛然不可忽也此亦天道也知其勢分之相承而又知其

又從乂此則明德新民之極功而人心天理之同然皆不可厚誣也　憲天者聖人之天欽若從乂者人心之天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朝廷之上有百官所謂六卿百執事皆是也公卿大夫士布列于朝此爵也亦皆官也官以任事故惟其能爵以命德故惟其賢分而言之則曰官爵摠而言

水之浩浩其來終之堅凝誠實則其於道如水之停
含泓深而積聚矣謙抑則德修而日新允懷則道積
而不散來如日知其亡積如月無忘其所能也爲學
之初入道之序也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
學固學也教人亦學也學之貫於人已者學之始終
也德之所以不自知其進也學之監于先王者學之